



视觉中国

小寒

节气
小寒时处二三九
天寒地冻北风吼

岁暮知小寒,愿君温且安

■吴奋勇

“小寒大寒,无风叶丝诋。”吃了冬至圆,转眼就到了寒冬腊月,祖母就开始念叨着这句闽南谚语,而她依然会天刚刚亮就起床,烧火做饭。母亲出门挑水回来,她急匆匆地推开边门,一股寒气,跟着她进来。母亲把两桶满满的泉水倒进水缸,哗啦一声,飘出轻烟。祖母坐在灶膛前,往里面送柴火,马上说:“快过来,暖暖手!”母亲说:“今天,霜下得很重。”这时候,我和弟弟也起床了,到“灶骹”取暖。我们取一瓢“后尾鼎”的热水,草草洗把脸,穿上鞋子,破门而出。

房前屋后的草木,像穿上了银色的外衣,屋顶上一片白茫茫。我们去寻找有泥土裸露的地方,那里有“降土降”,无色透明的冰柱,把一层薄薄的土顶起来,亮晶晶的,犹如从土里开出了花。用脚压下去,冰粉碎了,发出“淖淖”的声音,酷似一阵夏虫的鸣叫,用脚一拖,可以任意在地上画一个自己喜欢的图案,但要非常小心,不然就会滑倒,印了一

身湿湿的泥土。

一会儿,太阳从山的另一边升上来,家家户户的屋顶上,炊烟袅绕,整个乡村都从梦中醒来了。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家,身上微热,双手通红,嘴里故意呼出一股气,似乎要向长辈显示我们的勇敢。母亲说,我们的脸红得像秋天的柿子。吃饭的时候,祖父习惯地说些话,貌似给家人开会一样。祖父年轻时,带着村里人走出大山,经蓬莱,翻过龙门的回头峰,到厦门同安给人家挑盐,后来又到一个大茶场做事,在我们小山村算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,一肚子故事,满嘴的“闽南四句”和谚语。如今我依然记得,他教给我的关于小寒的俗语:小寒大寒,冻成一团;腊七腊八,冻死旱鸭;小寒无雨,小暑必旱;一早一晚动脚手,管它地冻九尺九;小寒不努力,春来哭啼啼。父亲说,最后这句是他自己编的,我们半信半疑,但都记在心里,不时鞭策自己。

现在的冬天,好像没有从前冷得那么干脆彻底了,回到家说起“降土降”,母亲说,她已好几年没有见

到,连结霜的日子也不多了。现在的孩子们也许更陌生了。小寒这天,一个电话,几个老朋友约我到过溪公园喝茶。

过溪公园在我居住的凤城的郊外,沿着西溪而建,有高大的树,有草坪,有供孩子玩的设施,是一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,更是冬天晒太阳的好地方。我到的时候,是下午一点多,已经聚了好多人,他们已经放好椅子,摆好茶桌,桌上有黄澄澄的柑橘,绿油油的葡萄,还有家乡特产桔红糕、花生糖、寸枣。水壶的水冒着烟,咕嘟咕嘟。我们开始品茶话家常。

老叶说,真快,才大雪,一眨眼到了冬至,今天小寒了。他突然提高音调说,今年春节,他的孩子都要回家过年!说着满脸的幸福。

是呀,“小寒游子要思归,大寒岁末庆团圆”“莫怪严凝切,春冬正月交”,时光飞逝,人们的脚步从未停歇,心中总有一份牵挂,在远方,也在身旁。人间的温暖,足以融化一切严寒。天地尽白,唯爱渐暖,愿君安温暖如春!

小寒村色暖

■周牵连

“小寒胜大寒,常见不稀罕。”万叶纷扬而落,暗影悄然含蕴,村庄于小寒的轻抚下,添了几分萧条之意。村里此时的风,相较先前节气,仿若轻柔了些许,可那股直入骨髓的清寒,却未有半分减弱。即便裹着厚实的皮夹克,也能敏锐捕捉到它丝丝缕缕、无孔不入的凛冽。踏入小寒,年的足音就近了,任何归村的脚步,仿佛都能震落房前屋后残留的孤零叶片。树木光秃的枝干,在村野间突兀而立,透着荒芜与苍凉,这究竟是满心期待的伏笔,还是更深孤寂的开篇?

高坪山进兴堂路口,那棵百年破子树已片叶不存,想是被小寒的柔风携卷而去。落尽繁华后,百年枝丫纵横交错,向着八方伸展,展现一种别具韵味的佻寂风姿。那是褪去繁花、卸尽硕果后的纯粹,宛如村庄小径旁最写意的墨痕,看似随意点染,实则藏着诸多村俗民约,更蕴着春的消息。

小寒的温热,隐于破子树的枝干深处。风瑟瑟兮,龙江之畔西溪

水寒,却冻不住村庄老人心底的热望,也拦不下游子归乡的匆匆步伐。恰如谚语所言:“小寒大寒,准备过年。”

落叶愈发翩跹,脚步愈发急切,年岁已在前方殷切相招。我与几位进兴堂后人,循着它的呼唤前行。进兴堂前荒芜的田野和环抱的小山,不久将化作大白濞水库的安置小区,或许那时,又能重现破子树五彩斑斓的青春华彩。当下,沿路的荒芜,让冬日愈显清寒,更添缥缈。落叶堆积的山径,尽是苍茫泥土色。

破子树寂寥枝丫间,裹着节气的寒峭,那冷意真切逼人,仿佛小跑着袭来。进兴堂庆典后悬挂的红灯笼,仍在檐下悠悠晃动,于寒风中舞动喜庆。村里忙碌的村民,脚步虽急,临至年关,反倒从容且热闹起来,在素日冷风中,绽出满脸的欢愉与满足。

“小寒不寒,清明泥潭。”每个村庄对幸福的感知不同,每位村民心中的幸福之源亦有差别,各有各的欢乐,各有各的安恬。村庄各处,像寨坂的内堀、中堀、上乾、下坂,还有聚居钟姓少数民族的圆

潭仔,人们在各自天地里,咂摸着别样幸福。而幸福又有相通之韵,恰似破子树历经四季轮转、二十四节气更迭,又如凡尘烟火袅袅升腾。乡村的一缕炊烟,牵起依着路口老树盼归的老人与风尘仆仆归来的儿女,从乡村漫向城市,又从城市飘回乡村。

恰路过一家旧貌换新颜的大厝庭院,里头正热闹上演杀年猪的盛景。上前打听,知晓这家两男一女三个孩子,三家小户今年早早归乡筹备年事。杀猪宴恰似团年宴的欢快序曲,一家人围在两位杀猪匠身旁,被小跑的小寒风吹得双颊泛红,人人脸上尽是藏不住的期待。

往昔村里,家家都有杀年猪风俗,彼时杀猪声起伏彼起,喧闹非常。后因村民觉着养猪效益不高,这习俗渐被弃置,如今这般场景已难寻踪迹。看这家人,一年的喜庆全挂在嘴角,幸福从眉眼间满溢而出。

万物向阳欲动,村庄小寒幽淡。小寒虽寒,却不乏暖意,此刻,破子树枝干里定有一股细微而暖心的热流,在默默涌动。

心暖天不寒

■姜峰

时光悄然滑过冬至,节气的脚步如约而来,小寒接踵而至。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个,小寒总伴随呼啸的风雪,将冷意镌刻进日与夜。小寒前后,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。然而,寒气虽浓,心若温暖,便可迎来一份别样的从容与诗意。

“三九补一冬,来年无病痛。”寒冬时节,肾脏最易受寒侵袭,干燥的气候也让肌肤与呼吸道备受考验。此时,温补益肾成为养生之道。一碗姜汤,不仅驱散体内的寒气,更能安抚冷风里的心灵。姜虽常见,却是中药经典。中医称其能“入肺开胃,去腹中寒气”;《本草纲目》云其“生用发散,熟用和中”。当朔风凛冽、气温骤降,煮一碗暖心姜汤,寒意顿时消散,温暖蔓延全身。

《诗经》云:“我有旨蓄,亦以御冬。”冬藏,是百姓智慧的结晶。自春秋战国起,人们便在三米深的地窖里储存白菜、红薯、胡萝卜,将过冬的温暖一层层码进地下。苞谷秆轻轻覆盖,土层再封,三九严寒,冻不透的是百姓的巧思与对来年春天的期盼。凛冽寒风中,若能尝上一口窖藏的脆嫩白菜,仿佛夏日的田园风光在舌尖悄然绽放,透着新鲜的甘甜与满足。那一刻,严冬不再冰冷,岁月不再仓促,天地之间,皆是安稳与温情。

俗语云:“物极必反,否极泰来。”小寒虽冷,但阳气已悄然萌动,春的气息微微浮现。七十二候中,小寒以禽鸟为象。一候“雁北乡”,南归的大雁展翅而动,酝酿北上的归程;二候“鹊始巢”,喜鹊叼起新春的枝叶,为未来筑巢;三候“雉始雊”,雉鸡在山野间高声啼叫,唤醒初春的微光。正如刘敞的小寒诗中所写:“枯蓬不自息,归鸟竞相依。”寒冬中的每一声啼鸣,皆是春日的序曲。

“小寒料峭,一番春意换年芳。”小寒之后,虽然寒风凛冽,但那微不可察的暖意,已悄然潜藏在枝头与土地之间。小寒的魅力,不在于寒冷本身,而在于寒冷中蕴含的希望与生机。严冬过后,必定是明媚的春天,而人生亦是如此。即使身处困境,只要心怀温暖与信念,依然可以迈向属于自己的春天。无论天气多么寒冷,都要保持内心的温度,迎接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日子。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